

契丹公主

Qidan
gongzhu

LIOSHIWELLO
WORKS 罗莎夜罗 著

昨日得卿黄菊赋，
碎剪金英填作句。
袖中犹觉有余香，
冷落西风吹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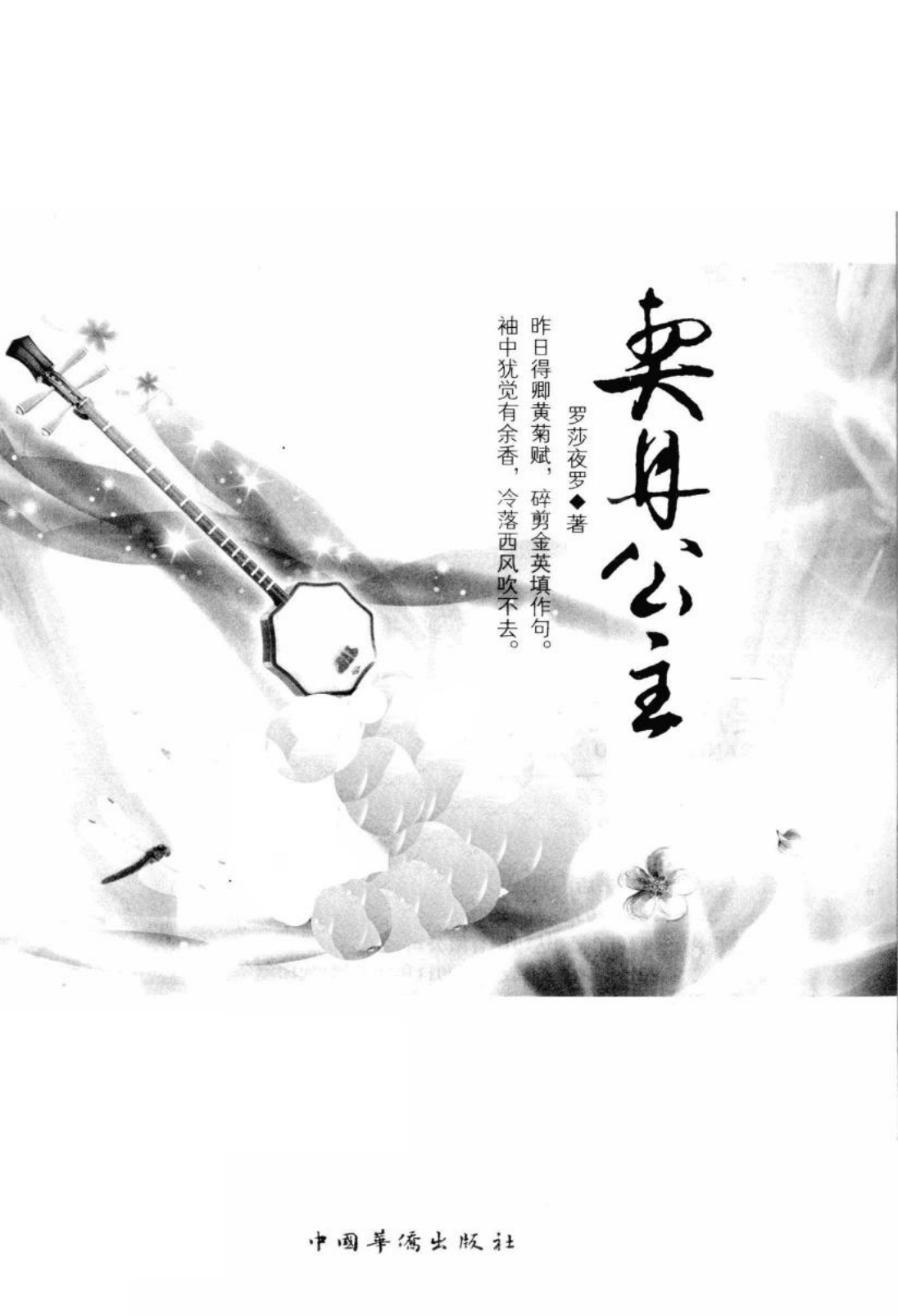
契丹王朝
最辉煌的时光

旷世奇文谁能识
大辽才女压须眉

萧太后、耶律斜轸
最喜欢的女子

一段惊动北国的
倾城绝恋
一幅泛满雪花的
江山画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契丹公主

罗莎夜罗◆著

昨日得卿黄菊赋，碎剪金英填作句。
袖中犹觉有余香，冷落西风吹不去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契丹公主/罗莎夜罗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
2011. 9

ISBN 978-7-5113-1700-1

I. ①契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76882号

契丹公主

QIDANGONGZHU

著 者 / 罗莎夜罗

责任编辑 / 文 锋

封面设计 / 雅格书装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32开 印张 / 8.75 字数 / 240千

印 刷 /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700-1

定 价 / 2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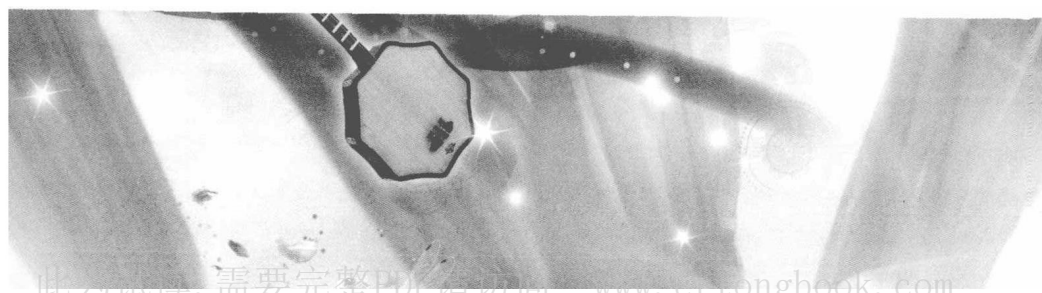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 录

第一章	战场托孤 / 001
第二章	收养金儿 / 007
第三章	寄人篱下 / 016
第四章	危险黑影 / 021
第五章	纸扇万金 / 026
第六章	契丹双雄 / 032
第七章	命定相遇 / 038
第八章	意外收获 / 047
第九章	大怒逐客 / 059
第十一章	娶到娇妻 / 065
第十二章	培植力量 / 075
第十三章	金儿失踪 / 080
第十四章	天赐良机 / 088
第十五章	暴雨阻路 / 093
第十六章	幽州之战 / 103
第十七章	金儿归来 / 112

第十七章	雨儿离开 / 121
第十八章	北院大王 / 129
第十九章	占为己有 / 136
第二十章	雨中哭泣 / 145
第二十一章	半路遇袭 / 152
第二十二章	发现真相 / 162
第二十三章	大宋境内 / 172
第二十四章	以命赌命 / 187
第二十五章	如此真相 / 199
第二十六章	打下山崖 / 206
第二十七章	谷底求生 / 218
第二十八章	大辽家事 / 232
第二十九章	百灵出世 / 246
第三十章	今生有你 / 256





第一章 战场托孤

雷烈的嘴角含着一丝满足的笑意，身子一沉，紧紧握住少年的手，慢慢失去力气，悄然滑落在地上。

公元 970 年，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兵北汉，为他统一中原的大业挥出重要的一刀。

大宋刚刚建立十年的时间，中原尚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，群雄各霸一方，赵匡胤立志消灭掉这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，统一中原。

北汉位于土地贫瘠的北方，国力微弱，靠近辽国，向契丹称臣，受到辽的庇护。闻知大宋皇帝御驾亲征北汉后，大辽皇帝派遣皇后之父萧思温为兵马大元帅，前往北汉抵抗大宋皇帝亲领的大宋雄师。

旌旗飘飘，杀声四起，一队大辽的骑兵和宋军狭路相逢，在旷野中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。辽军的大旗上绣着大大的“耶律”二字，在耶律的旁边是一只通体白色的老虎，目光里透着杀气。

大旗下的马背上，一个穿黑色盔甲的少年手里高高扬起弯刀，指挥自己的军队冲破宋军的阻挡，从外面将宋军反包围起来，只有这样，他的军队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

“雷烈，跟我走。”少年朝自己身边的仆人大声喝道，“紧跟在我的身后，我们去干掉宋军的头领。”他剑眸如星，俊雅的脸上扬起一阵快意的微笑，双腿一夹，亲自出动，朝宋军那边指挥战斗的将军快速地杀了过去。

“小主人，等等我。”被唤作雷烈的男子四十岁左右，也是一身黑色的盔甲，手里的狼牙棒一提，催促着自己的战马追了上去。他深知自己主人的脾气，只要他说出口，就非得亲自把那个宋军的将军干掉不可。

他的小主人冲入厮杀的阵中，手起刀落，闪着寒光的弯刀将阻挡他前进的宋军一个个斩于马下，眼看就要冲到宋军大将的面前，他的脸上展开得意的微笑，只要是他的目标，他就一定不会让他逃走。

“小主人小心。”他还在得意地笑着，身后的雷烈却是肝胆俱裂地吼叫出来，飞快地催促着战马追上自己的主人，身子像一支利箭一般挡在他的身前，胸口和手臂上中了无数支箭，身体重重地落在地上。

“雷烈。”少年惊恐地大叫起来，抬起头朝自己的士兵吼道，“冲出去，让宋人见识一下我们白虎骑兵的厉害。”

他没有下马去看自己的仆人，而是睁大眼睛朝宋军的大将冲过去，在他身先士卒的冲击下，辽军的气势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反观本来占据上风的宋军，气势被压倒，溃不成军，没多大的工夫，大将就被斩于少年的马下，宋军一哄而散。

危机解除，少年没有下令去追那些逃散的宋军，而是迅速勒住马头，返身回到雷烈落马的地方。

“小主人。”雷烈看到他焦急的脸庞，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意。

“你们这些笨蛋，不会止血吗？”少年飞身下马，解下颈子上的领巾，神情慌乱地蒙在雷烈的胸口上，红色的领巾在沾染了雷烈的鲜血后，显得更加艳丽。

“小主人，我不能陪着你了。”雷烈被一个亲近的侍卫抱在怀里，抓住少年的手，眼里流露出遗憾的神情，紧紧抓住为他止血的手，“不能跟随在小主人的身边，是我最大的遗憾……”他的嘴里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来，脸色更加苍白。

“闭嘴，不许说话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可以离开我？”少年的眼里蓄满泪水，放在雷烈胸口上的手微微颤抖。他知道雷烈这一次为他挡箭不可能再活下去了，身子颤抖，他是在害怕，他怕真的失去从小陪伴着自己长大的人，雷烈是比他父亲还要亲近的人。

“小主人，答应我，帮我照顾我的女儿，她……”雷烈喘了口气，紧紧抓住少年的手，用尽了最后一声力气道，“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是身份高贵的……”嘴里不断地涌出鲜血，眼睛里的光芒慢慢地在消逝。

“我答应你，雷烈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”少年抱住他的身体，眼泪落了下来，看到最后一丝光彩在他的眼睛里消逝，心像被刀子狠狠刮过。

雷烈的嘴角含着一丝满足的笑意，身子一沉，紧紧握住少年的手，慢慢失去力气，悄然滑落在地上。

“雷烈，你安心地去吧。”少年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，站起来，身子一挺，“我会像你照顾我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。”再也不看雷烈一眼，转过身，飞快地上马奔腾而去。

他转身的瞬间，站在他近处的侍卫没有忽略那串晶亮的泪珠。

雷烈的死，最伤心的还是他的主人——耶律斜轸。

耶律斜轸，字韩隐，出身皇族，他的爷爷耶律曷鲁是大辽的开国功臣。伴随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，为他建立契丹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是耶律阿保机最为信任和重视的大臣和兄弟。四十七岁不幸因病英年早逝，生前官至于越，契丹两百多年的历史，只有十

位于越，而耶律斜轸家族里便出了两位。

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他从小以他爷爷的功绩为追赶目标，立誓要像爷爷一样当一个影响契丹历史的男人。

在支援北汉的战役中，耶律斜轸初露锋芒，回到上京后，受到大辽皇帝的嘉奖和称赞。他却没有因此高兴，因为在北汉的战场上，他失去了从小陪伴他长大的雷烈，失去了他的左膀右臂。

雷烈不仅仅是他从小到大的贴身侍卫，陪着他长大，为他阻挡了多少暗箭，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而这一次，他再也回不来了，那支射入他胸口的箭要了他的命。

他对雷烈的感情比对自己的父亲还要亲，为了将他培养成优秀的将才，他的父亲从小就疏远他，要他独立生活，他长到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受到父亲的拥抱。

和以前一样，回到自己的家，受到的是父亲那些女人们的热烈欢迎，因为他为耶律家争光添彩，值得她们对他另眼相看。

父亲只是在客堂上对他微笑了下，然后皱着眉对他说，受到大辽皇帝的嘉奖，要更加努力上进。

他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，难道他不知道儿子要的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吗？

跨进属于自己的院落，院子里种满花草树木，偌大的院子里只住着他几个近身的侍卫和侍女，仿造中原凉亭而建的亭子里，一个女童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“我要回家，我要阿爸，你们都是坏人，你们都走开，我要我的阿爸！”哇哇地大声哭泣着，引得伺候她吃葡萄的侍女直皱着眉头，大声呵斥道：“叫什么叫？小主人把你接到这里来已经是对你格外开恩了，不吃我自己吃。”

耶律斜轸脸色一沉，身子一转，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了过去，一边冷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说话的侍女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和另外一个侍女一起跪倒在地上：“小主人，您回来了。”小主人脸色阴沉，受到皇帝嘉奖的人，应该是满面春风才是啊，一定是这个低贱的小丫头这么伤心的哭泣惹恼了他。

耶律斜轸站在凉亭的外面，看到一个小小的女娃扎着两条细细的辮子，穿着一件红色的肚兜，胸前绣着一朵怒放的荷花，下身穿一条嫩绿色的裙裤，赤着脚，睁大了她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停止哭泣，在他打量她的时候，小人儿也在打量他。

“小主人，我们马上就带她带走，不会让她在你面前哭。”侍女们慌张地抱过小人儿，生怕她的哭声恼怒了最恨别人在他面前哭泣的小主人，他刚刚立下战功回到府上，是耶律家的功臣，要是惹恼了他，会被老爷处死。

小女孩“哇”的一声又大哭起来，尖叫：“坏人！坏人！”一口咬在抱住她的侍女的手背上。

耶律斜轸的脸色更加难看，难道他没有吩咐清楚吗，他派人把雷烈的女儿接到他的院子里，难道是来给她们欺负的？

被咬的侍女手背吃痛，叫了一声，松开手，把小人儿摔在地上，一声哀嚎，小人儿坐在地上伤心地大哭起来，哭声简直就是惊天地泣鬼神。

耶律斜轸走进凉亭，挥手重重一记耳光落在松手的侍女脸上，阴沉着脸喝道：“她是我耶律斜轸收养的女儿，是你的主子，以后再敢对她不敬，我要你的命。”

他的话无疑像春天里的闷雷，把两个侍女震晕了，慌忙跪倒在地，身子俯在地上，连连求饶。

耶律斜轸冷哼：“给我滚。”弯下身抱起被摔在地上，姿势不雅的小人儿，把她柔软的身子轻轻搂在胸膛上，她惊讶地停止哭泣，脸上换了一种表情。

“金儿。”他低声叫道，唇角荡开无限宠溺的微笑。

“到。”小人儿跟泪汪汪地看着他，小手一举，“金儿在这里。”脸颊还带着泪珠，可爱的模样逗笑了耶律斜轸。

“我知道你在这里。”耶律斜轸抱着她坐在凉亭的石凳上，余光瞥见两个落荒而逃的侍女都露出见鬼的神情，心里冷笑，把金儿搁在自己腿上，伸手擦去她的眼泪。

“我要阿爸。”金儿小小的手抓住他的大手，扁扁嘴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。

“雷烈阿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以后我就是你的阿爸。”耶律斜轸低笑着捧起她的脸，用他最温柔的声音对着她说道，“以后你就叫耶律金儿，是我耶律斜轸的女儿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金儿忘记了哭泣，她还不明白他是谁，也不明白他怎么就成了她的阿爸，但是，她的脸上却绽开开心的笑意，因为她看见他眼睛的深处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，那种光芒刻在她年幼的脑海里，那是一种让她感到安全而且温暖的光芒。



第二章 收养金儿

眼前机灵可爱的小女孩，他是收养定了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要保护好她。

耶律斜轸把金儿安排在自己的院子里住下，对自己的仆人宣布，以后雷烈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耶律金儿。从此以后再也不要金儿的面前提起雷烈，他要金儿很快地把雷烈忘掉，只要记住他这个阿爸就好了。

只要他记住雷烈对他所有的恩情，只要他的心里怀念着雷烈，这就够了，以后他会像雷烈当初对待他那样对待他的女儿，这是他对雷烈的承诺，他一定会做到。

才刚刚把金儿安排好，他的父亲就派人来叫他去大厅里，有事要问他。

耶律斜轸两道剑眉一拢，不知道父亲叫自己去又为了何事。

跟着来人走进耶律家肃穆的大厅里，他看见不但是自己的父亲坐在上首，两旁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父亲的那些女人，他的母亲是他的正妻，和父亲并排坐在上首的位子上，朝进来的他使着眼色。

耶律斜轸心里一怔，随即就明白了，一定是为了他收养金儿的事情，他的院子里布满父亲的眼线，他的所作所为都一点不落地被他父亲收入眼底，他痛恨这样的感觉。

总有一天，他会当上耶律家的主人，他想怎样就怎样，再也没有人可以管他的事情。

双手交叉在胸口上，他恭敬地行礼：“父亲叫儿子来有什么事吗？”他还穿着从战场上回来的衣服，显得他来得有多匆忙。

耶律家的大家长冷着一张脸，沉声问道：“耶律斜轸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为什么总是要这样迂回呢？

耶律斜轸的心里浮起一股子厌恶感，但是，现在还是自己的父亲当家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心里明明知道他要问什么，自己也可以很爽快地回答他，但是，他还是要虚伪地装作对他很恭敬的样子：“回父亲的话，儿子今年满十八岁了。”弯下身，浑身充满不耐烦，要问什么就问吧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

“斜轸，我问你，你成亲了没有？”大家长就是大家长，问起话来太有水准，一步步把儿子逼人自己一早就设下的圈套里。

“我还没有成亲。”耶律斜轸抬起脸，一脸迷茫的样子，“父亲派人急匆匆地把儿子叫来，还把阿妈和姨娘们都叫来坐在这里，是不是要给儿子指派一门亲事啊？”

故意装作喜滋滋的模样，心里却是对父亲虚假的脸充满厌恶。不就是想要问为什么要收养一个奴隶的女儿，直接问就是了，何必要套来套去？他可以很爽快回答他。

“亲事倒是没有，我听说你收养了雷烈的女儿？”大家长是明知故问，眉毛微微地一扬，“是真的吗？”权威的发问者，他是耶律家的大家长，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旨意。而眼前的这个少年，他唯一的儿子，不和他商量一声，就收养了奴隶的女儿，让她冠上了尊贵的耶

律姓氏，不可原谅。

“我还以为父亲给儿子安排了亲事。”耶律斜轸狡猾地笑了笑，故意装作很失望的样子，垂下双肩，“父亲听说的事情是真的，我收养了金儿，以后她就是我耶律斜轸的女儿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大家长脸色铁青，气恼地一拍桌子，身体腾地站了起来，呵斥道：“混账，你居然收养一个奴隶的女儿。”终于爆发了，他在耶律斜轸进来的时候就忍耐着不拍桌子，忍耐到现在实在不能忍了。

耶律斜轸挺直身体，心里暗暗地冷笑，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吧，你以为我会傻兮兮地认为你心里想的全是为了我好吗？金儿我收养定了，你要是敢和我脱离父子关系，那就正合我意。

唇角荡开一抹不经意的微笑，表面上还是那样恭敬：“父亲，雷烈不是奴隶，你忘记了吗，他是爷爷留给我的侍卫，是我最忠心的侍卫，他为我而死，我答应养育他的女儿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”

“我绝不会让一个奴隶的女儿姓我们契丹的国姓。”大家长暴跳如雷地怒吼。

面对父亲的怒吼，耶律斜轸只是淡淡一笑，唇角一撇：“父亲，她已经姓了耶律，她叫耶律金儿，她是我耶律斜轸的女儿。”

“我不准。”大家长的威严哪里容得儿子来破坏，还是当着自己那么多女人的面。

耶律斜轸的阿妈端坐在大家长的身边，一脸着急的神情，不停地给儿子使着眼色，要他赶快地向父亲说好话，现在还不是他反抗的时候。

“父亲，用得着大吼大叫的吗？”耶律斜轸就当自己没有看见母亲的眼色，微微一扬眉，“雷烈从小就跟着爷爷，他是爷爷一手训练出来的侍卫，他不是奴隶。”

神情无比地严肃认真，每一次他的父亲以大家长的身份来压他的

时候，他能忍则忍了，不能忍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的爷爷搬出来。他爷爷虽然死得早，但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余威还在，他的父亲是大家长又怎么样，他有信心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赶下大家长的位置，省得他总是拿着大家长的身份来欺压他。

也不想想，在战场上厮杀为国立功为家树立形象的人是谁？

“他是奴隶，一辈子都是奴隶。”大家长还是怒气冲冲地吼叫着，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，下巴凌乱的胡子好像要往上翘的样子，大家长真的在发火，并不是在演戏要威逼着儿子接受什么。

这样的戏码以前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回，耶律斜轸已经感到麻木，不就是要他屈服于父亲的淫威之下，要他乖乖地伏在地上，承认自己是错误的，只有父亲的话才是真理吗？

扫了眼分坐在两边的八个姨娘，心里暗暗冷笑，到时间该她们出场了，他倒是要看看姨娘们还有什么新鲜的话来安慰父亲，要是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老话，他直接走人算了，反正已经把父亲惹恼了。

八个妾氏谁也不敢开口，她们今天是作陪衬的。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被警告过，谁也不许开口，都焦急地看向耶律斜轸，眼神里传递着要他向大家长求饶的讯息，大家长很生气。

“斜轸，你胆敢收养奴隶的女儿，我就把你赶出耶律家。”大家长发狠了，本来以为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就这么复杂化了，他以为这一次和以前一样，吓一吓就完事了。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听话的人，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会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。他不许儿子收养雷烈的女儿，本来打算把那个小丫头留在家中，当作奴隶养大她，这样也对得起为儿子而死的雷烈了。

“父亲你有权利那么做。”耶律斜轸并没有像暴君大家长想的那样露出害怕的表情，脸上反而有丝窃喜，微笑着朝自己的父亲行礼，“儿子这就把金儿带走，以后就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。”行礼，后退几步，这才转身朝大厅外面走去。

“站住。”这一次不是大家长喝住他，而是他的母亲轻柔的声音里带着无比的伤心，“韩隐，你要是敢带着雷烈的女儿踏出耶律家的大门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”

耶律斜轸回过头，看着母亲含着泪说出这样的狠话，唇角扯动一下，拳头紧握在一起：“阿妈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已经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生活。虽然还没有成亲，但是，这并不影响我收养金儿，我答应过雷烈收养他的女儿，要给她最好的生活，你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吧。”

“你有本事就滚！”大家长吼道，满脸通红，这一回是真的恼羞成怒了。

耶律斜轸朝他和母亲深施一礼，转身离开，迈出大厅的门，又转身：“我忘记说了，陛下已经赏赐我一座崭新的府邸。”意思是，就是带着金儿离开耶律家，他也有地方可以住。

大家长听了这样的话，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，拳头紧握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我要杀了那个小妖女，年纪小小就这么能蛊惑人心，长大了还得了，杀了她，以绝后患。”

耶律斜轸回到自己的院子里，阴沉着一张脸，就是摆脸色给那个去大家长那里告密的人看的，见了谁都冷哼一声，昂起头，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关上门。

身子靠在门上，他神情一松，脸上阴沉的表情慢慢褪去，唇角微微上扬，弧度扩大，渐渐的，夸张的笑意从他的眼睛里泄露了出来，传染到唇角，无声地大笑起来。

插上门闩，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一口饮尽，痛快地长叹一声，两道剑眉扬了扬，唇角含着得意，轻声道：“我想独立已经很久了，老爹，你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真是太难得了。我会让你看看，谁才是爷爷精神的继承人，谁才能将耶律家发扬光大。”

把杯子放在桌子上，伸伸懒腰，站起来，走进内室，翻箱倒柜地找起什么东西，不一会儿，大大小小形状不一，分量不同的金子银子摆放在内室的桌子上。

看着自己私藏多年的财产在眼前闪着夺目的光芒，耶律斜轸的眼里布满笑意，他想逃离大家长的魔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，今天为了收养金儿的事情终于要把他赶出家门，真是太好了。

找了块布把财宝包了起来，鼓鼓囊囊地塞进自己的怀里，又找了块大一点的布，开始把自己要穿的衣服打包。他现在是被大家长赶出去的，说不定大家长一狠心就不让他回来拿东西，还是现在把要穿的衣服都拿走吧。

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已经在皇帝面前露了脸，只要好好干，他就不相信自己不能受到皇帝的恩宠。以他的身世来说，名将之后，又在这一次支援战中立下大功，皇帝对他已经是另眼相看。

收拾好自己的包袱，望了眼自己住了多年的屋子，深深吸口气，身子一挺，脸上掠过坚决的笑意，抓起包袱朝外屋走去，开了门，把包袱往肩上一甩，去找他刚刚收养的女儿金儿。

“小主人？”看到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，侍女们傻在一边，她们的小主人是怎么了，刚回来就要出去？

“金儿在房间里吗？”耶律斜轸顺口问了一声，脚步不停朝金儿的房间走去，心里想着快点带着她离开。

皇帝赏赐给他的大院子他还没有去看过，不知道能不能住人，要是不能住人的话，他要带着她去投靠一个人，先去他那里暂住几天，反正老兄的家里大得很，留他们住个一年半载也是没有问题的。

要是他敢不收留他和金儿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以后兄弟也没得做了。

“小主人，金儿小姐不在她的房间里。”侍女见他往金儿的房间走，急忙在他的身后唤道。